



Ede gant jod adanely,
 He aru. del ke appent.
 Myene gahine anapent,
 Dine bieu. del, l'el, ananely.

A. N. K. K.

January 1955, N. 5.

普希金抒情诗 中的女性

陈训明

He regner le regard le samorant,
 Menquie mudo Dine. mon
 Dye Tocarant, Dye Dindochent
 Dye cye, Dye Dye, Dye Dye.

Dye Dye Dye Dye Dye Dye
 He Dye Dye Dye Dye Dye
 He Dye Dye Dye Dye Dye
 He Dye Dye Dye Dye Dye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装帧设计 郑 镭

封面设计 黄筑生

书 名: 普希金抒情诗中的女性

著 者: 陈训明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制 版: 贵阳云岩天地科技服务部

印 刷: 贵州省商专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11.25 印张 280 千字 5 插图

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7-221-03357-9/I·542

定 价: 8.80 元

目 录

缪斯本是女儿身（代序）	(1)
一、普希金早年的情事和情诗	(7)
二、忘不掉的科丘别伊	(22)
三、“黑夜王妃”戈利岑娜	(36)
四、悲剧演员谢苗诺娃	(45)
五、美若天仙的科洛索娃	(51)
六、芭蕾皇后伊斯托米娜	(59)
七、自愿流放西伯利亚的玛丽亚	(66)
八、不同凡响的叶卡捷琳娜	(80)
九、卖弄风情的阿格拉娅	(93)
十、拜伦的情人卡莉普索	(102)
十一、折磨普希金的“恶魔”索班斯卡娅	(112)
十二、敖德萨富商之妻阿玛利娅	(117)
十三、赠送护身符的沃龙佐娃	(132)
十四、自称为母的维亚泽姆斯卡娅	(149)
十五、三山村女主人奥西波娃	(156)
十六、了解普希金决斗秘密的叶甫普拉克希娅	(168)
十七、为普希金终身不嫁的安娜·武尔夫	(179)
十八、“纯净的美之精灵”凯恩	(190)
十九、三个不同的普希金娜	(206)
二十、与普希金有缘无份的乌沙科娃	(216)
二十一、享有双重桂冠的季娜伊达·沃尔孔斯卡娅	(228)
二十二、普希金徒然追求的奥列宁娜	(235)

二十三、遭将军绑架的阿琳娜.....	(251)
二十四、铜铸的维纳斯扎克列夫斯卡娅.....	(254)
二十五、蓝眼美人韦利亚舍娃.....	(260)
二十六、库图佐夫元帅的女儿伊丽莎白.....	(267)
二十七、奥地利大使夫人菲克尔蒙.....	(278)
二十八、莫斯科的头号美人冈察罗娃.....	(284)
二十九、宫廷女官罗谢特.....	(309)
三十、画中人阿巴梅列克.....	(322)
三十一、俄罗斯的花木兰杜罗娃.....	(326)
三十二、卡拉姆辛娜和她的两个女儿.....	(335)
后 记.....	(349)

缪斯本是女儿身

(代序)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他在爱情和懒惰中，度过了愉快的一生，
他没有做过好事，可是他心地善良，
的的确确是个好人。

普希金《我的墓志铭》^①

普希金的诗中经常提到缪斯。缪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艺和诗歌的女神，不是一个，而是九个，各司其职，各有其名。大概是后人记忆力减退的缘故吧，不愿一一呼叫这些女神的名字，而是总称她们为缪斯。普希金不仅是缪斯的崇拜者，而且像阿波罗一样，又是她们的统领。他受到许许多多年轻漂亮的人间缪斯的宠爱，又以自己炽热的爱情和优美的诗篇赞颂和报答她们。诗歌与爱情成了他生活的基础和毕生的追求，二者中缺了任何一样，他的生命便会失去意义，他也就不再是普希金了。

普希金一生到底爱过多少女性？恐怕不会有人说得清楚。他本人在给女友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的信中承认，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娜塔丽娅·冈察罗娃是他所爱的第113个女性；而在另一女友乌沙科娃的纪念册上所写的所谓“唐璜名单”中，更交待了其

^①译自《普希金文集》第一卷316页。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中 34 人的名字。^①

从普希金致维亚泽姆斯卡娅书信惯常的戏谑口吻来看，对 113 这个数字不可过于当真，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更何况在冈察罗娃之后他还钟情于其他女子。无论怎么说，普希金的确爱过许多女性，并且得到其中不少人的爱情或友谊回报。对于他这种泛爱行为是否道德的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地回答。

我们知道，道德标准不是绝对的，每一个特定时代、特定社会都有其特定的标准。俄国自彼得大帝倡导学习西方以来，上流社会逐渐以法国贵族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楷模，以贵妇人为中心的沙龙交际非常时髦，结果造成这样的情况：妻子是甲沙龙的女主人，拥有自己的一群崇拜者和常客；而丈夫却是乙沙龙女主人的崇拜者。不仅未婚男女可以在社交场合自由往来，连已婚者，只要不失体面，也可保持相当亲密的关系。由于沙皇本人直接参与和提倡(比如尼古拉一世就曾公开追求普希金的妻子)，这种风气越演越烈，王公贵族和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对于他们的风流艳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就以法国式的决斗来处理。考虑到这种时代和社会背景，我们自然就不会苛求于普希金，指责他不道德。当然，更不能认为他的泛爱和乱爱是今天可以效法的。

普希金在乌沙科娃的纪念册上所写的女友名单为什么叫做“唐璜名单”呢？原来，唐璜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放荡不羁的多情骑士，后来这一名字演变成贪淫好色者的同义词，近乎中国的“登徒子”。普希金自诩与许多女子有情爱关系，迹近唐璜，因而这份名单就被称之为“唐璜名单”。

^①参见《普希金文集》第九卷，326 页；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62 年版；古柏尔《普希金的唐璜名单》，彼得堡，彼得格勒出版社 1923 年版。并见本书有关乌沙科娃和冈察罗娃的两章。

当然，普希金并不是一味沉溺淫乱、以征服女性为乐事的唐璜。他首先是一个诗人。在他那里，爱情之于诗歌，犹如雨露之于禾苗。他八岁开始作诗，十一岁能通本背诵法文诗集，十四岁即写出《皇村的回忆》等震惊诗坛的佳作。不过，他传世最早的诗篇却是一首爱情诗《致娜塔丽娅》，而绝笔之作《昨天晚上》也是爱情诗。而且，不要说爱情诗，即使是《自由颂》、《致大海》、《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等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爱情诗的名作，或因献给所崇拜的女性，或因与女友命运相关，或因寄托对情侣的怀念……都与诗人的情感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充满浪漫情调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和《巴赫奇萨拉伊喷泉》，他倾毕生心血而成的伟著《叶甫盖尼·奥涅金》，更是处处显现他情爱生活的轨迹或影子。

不仅诗歌，他的许多小说，如《黑桃皇后》、《埃及之夜》、《我们在别墅过了一夜》等，也不乏自传性的爱情生活场景。至于他传世的大量书信，与爱情生活的关系更不容忽视，可是却恰恰被我们忽视了。迄今为止，普希金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大都译成了中文，有的还有好几个译本，但书信却未见译介。须知，普希金的许多书信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和启迪性，特别是那些写给女友的书信，更有不少精粹之作。据考证，他给情人凯恩和未婚妻冈察罗娃等人的书简，往往不是一挥而就，而是象写诗作文一样字斟句酌，数易其稿，有的竟修改15次之多！^①

总而言之，不了解普希金丰富多彩的感情生活，不知道他众多女友的情况，不明白这些女友与他的生活和创作的关系，就无法对他的生平和成就作出充分和公允的评价，无法真正理解和欣赏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更不要说教学、翻译和研究了。

^①见列斯科维奇《对普希金书信手稿的考察》。载《普希金：研究与资料》第九卷，123—140页。列宁格勒，1979年版。

不用说，最有条件全面介绍普希金的女友及其与普希金关系的，自然是他的后世同胞，那些能够就地使用有关材料和档案文献的俄罗斯学者。但是长期以来，因为过于把普希金神化，把他树为似乎能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迫切问题”的圣人，大大妨碍了对他感情生活的研究。普希金逝世至今已经一百多年，有关他的生平和著作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专著仅只一本：古柏尔的《普希金的唐璜名单》，而且是二十年代出版的。除此之外，虽说还有两本薄薄的通俗性小册子（《活跃的普希金》与《普希金的爱情》），但它们材料既少，错落亦多，反不如一些单篇论文。

《普希金的唐璜名单》一书是1923年问世的。当时，由于作者未能接触普希金的原稿和有关档案，普希金及其相关人员的许多材料尚未披露，甚至连比较完备的普希金诗文集也还未整理出版，该书对于许多与普希金关系密切的女性要么只字未提，要么语焉不详，至于以臆断代替事实之处就更难免。但是应当肯定，这是一部严肃的开创性学术著作，本书受益于它之处甚多。

在此之后七十年间，随着俄国本土和法、意等国有关普希金的大量文献的发现、整理和披露，特别是校订精详的十七卷本《普希金全集》和十卷本《普希金文集》的出版，为研究普希金的情感生活提供了古柏尔时代无法想像的良好条件。在此基础上，贾符洛夫斯卡娅等著名学者撰写了《玛丽亚·沃尔孔斯卡娅与普希金》、《保佑我吧，我的护身符……》等材料充实，论述精辟的有关专论，《生活中的普希金》（韦利萨耶夫编）、《同时代人回忆中的普希金》（瓦祖罗等编）、《普希金及其同时代人所述的普希金生活》（库林编）、《普希金友人录》（库林编）等几部篇幅浩繁的文献汇编更提供了研究普希金感情生活的丰富材料和线索。

正是俄苏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和材料，以及不定期专题出版

物《普希金：研究与资料》和《苏联科学院普希金委员会年鉴》等处散见的文章、资料，坚定了我撰写本书的决心。

开始动笔时，我曾有过偷懒的念头：想尽可能多使用现有的中译文。可是很快就发现这里存在着危险：并非所有的译文都可靠。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全部引文都从俄文原本翻译，而普希金本人诗文则以我手边的《普希金文集》（十卷本，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 1959—1962 年出版）为依据。遇有中译文者，自不免要参考和对照，若发现问题，忍不住也会议论几句。虽然明知这样做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但想到这可能有助于读者观赏庐山真面，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当然，也可能无意中佛头泼粪，还望海内外学者不吝赐教。

本书所述女性全是普希金的女友。“女友”一词，无论中文、俄文，都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泛指有友好关系的女性，狭义则只包括有亲密或情爱关系者。本书取其狭义，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女扮男装的杜罗娃。普希金与她交往，主要是出于对她的奇特经历感兴趣，毫无情爱可言；而她对于普希金也是利用多于好感。

本书所用插图，大部分采用普希金本人的素描。普希金对绘画兴趣极浓，除了偶尔在美人们的纪念册上作画之外，他极少专门绘图。可是，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在创作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岁月中，他常常情不自禁地随意描画，或人或鸟或马，皆无一定，有时甚至是什么也不像的飞动曲线。而人物画中，有古有今，有男有女，但画得最多的，则是他自己和友人。他在迷恋或思念某个女性时，往往寥寥几笔勾画出她的侧面像；如果不满意，也不修改，而是一笔划掉，重新再来；若是画得高兴，会接连画几幅，一幅比一幅更重视细部。这些画幅大都如风卷云舒，笔触流利，特征准确，个性鲜明，充满浓郁的诗意与音乐节奏感，且全是凭记忆画出来的！我原来打算纯粹采

用他的素描作插图，但由于有的未能找到，而有的女性他又从未为她们画像，只好搜求当时画家所作的肖像印刷品，请张炳德先生用线描复制，以求风格的大体统一。

本书的部分内容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时，曾蒙学术界朋友指正。此次出版，愿继续得到这份荣幸。

一、普希金早年的情事和情诗

但凡天才，总有异乎常人之处。普希金的情诗之所以容易引发共鸣，感人至深，除了其过人的语言艺术修养之外，还与他强烈的激情与丰富的感受大有关系。试看古往今来无病呻吟的众多所谓情诗，犹如纸扎蜡做，生机了无，岂可与之同日而语！

与郭沫若相仿佛，普希金情窦初开之时，还完全是一个孩子。他在一份自传提纲中，提到他弟弟尼古拉夭折后，他曾有一段“早恋”。这段孩提时代的友情，并未被流逝的时光冲淡。1815年，当普希金16岁时，他在《致尤丁》一诗中又回忆起这温馨的往事：

黄金年华的女友，
美好童年的伙伴，
我还能见到你吗，
亲爱的苏什科娃，
我的心上人，我的亲亲？
无论是万籁俱寂的午夜，
还是朝霞似锦的黎明，
你的芳容总是与我相伴，
你的倩影总是与我相随。
有时，在静谧的晚上，
在茂密的林荫道尽头，
我看见你在我面前，
独自一人，若有所思。

你的娇躯没有被披巾遮掩，
你的目光低垂在胸前，
你的两颊因爱情而羞红……
只有你和我站在树丛之中
在浓密的柳荫下，
你倚着我的棍子，
晚风在昏暗中嬉戏，
把你雪白的酥胸吹凉，
拂弄着你卷曲的发绺，
透过你洁白的衣裙，
勾画出你美妙的秀足……①

俄文版《普希金文集》的编者指出：这首诗中的“苏什科娃”一名在普希金原稿中并未写明，而是由三个星号代替；这一名字是后人推断出来的。

这就至少引出两个问题：首先，苏什科娃是何许人，她与普希金的“恋情”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其次，普希金为什么在诗中不直接写出她的名字或者胡乱编一个名字，而是用微妙的星号来代替？

先看第一个问题。俄文版《普希金文集》将普希金手稿中的三个星号变成“苏什科娃”，是依据勒涅尔等学者的推断（参见《普希金及其同时代人》丛刊第14辑）。苏什科娃全名为索菲亚·尼古拉耶夫娜·苏什科娃，生于1800年，是文学家苏什科夫的女儿。普希金在莫斯科时出入他家，很可能是在舞蹈教师约赫尔家著名的星期四儿童舞会上认识她的。她后来嫁给奔萨省省长潘屈里杰夫，于1843年去世。

我们知道，普希金的弟弟尼古拉于1807年夭折。此时，苏什科娃才7岁，普希金也只有8岁。即使用黄油乃至当时尚不知

①译自《普希金文集》第一卷，345页。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道的荷尔蒙猛催，这么大的孩子也不可能产生什么爱情，出现色迷迷地欣赏酥胸、秀足等发烧症状。古柏尔在《普希金的唐璜名单》一书中把普希金与苏什科娃相识的时间后推了一年，将诗中具体而微的色情色彩颇浓的描写看作是纯粹的虚构^①。我以为，与其说是虚构，毋宁这样来看：16岁的普希金把他这个年龄特别活跃的色情幻想强加到八、九岁的男孩普希金身上去了。

另一位普希金学者特尼亚诺夫并不认为《致尤丁》一诗中的三个星号就是指苏什科娃。他在其未及完成的《普希金》一书中用文学笔法表示：普希金的这个早恋对象也可能是尤什科娃、希什科娃或者别的什么人。他还推测，普希金认识这个什么科娃不是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市郊扎哈罗沃他外婆的庄园里；他是在河边无意窥见她的玉体进而认识她的；当时，她已是充分发育的少女，而不是与他一般大小的女孩；由于年龄悬殊，他们之间没有更亲密的关系。^②

法国传记作家特罗亚在其巨著《普希金传》中也说普希金的早恋是在扎哈罗沃发生的。其时他仅7岁，而迷恋对象可能是某个大辫子姑娘，亦或在田边地角瞥见的某个农妇。^③

我觉得，将《致尤丁》一诗中的三个星号改为“苏什科娃”是不够慎重的。且不说普希金所指的是否此人，至今尚无定论；即使找到充分根据说明是她，也不应更动，只消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就行了。因为星号并不等于留出的空白，更不是无意漏写，而是作者有心保密，或者故弄玄虚。作为读者、研究者乃至编者，可以猜测，可以正误补漏，但无权越俎代庖。

①见古柏尔《普希金的唐璜名单》37—38页。彼得格勒出版社1923年版。

②见特尼亚诺夫《普希金》上册，88页。莫斯科，图书出版社1983年版。

③亨利·特罗亚《普希金传》（张继双等译），3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1811年，12岁的普希金由伯父瓦西里送到彼得堡郊区进皇村学校。在等候开学的那些日子，普希金和他新结识的小伙伴普欣都对瓦西里的情妇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感兴趣，趁伯父不在家时尽情同她玩耍嬉戏，虽然不见得真像普欣本人所说的那样，她从不允许他们有过头行为^①，但对于普希金来说，这主要是一种消遣和“学习”，自然不会为这个农妇的女儿写什么诗。

1811年10月至1817年6月的皇村求学时期是普希金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也是他感情生活发生飞跃的转折点。如果说，他此前的所谓“早恋”只不过是天真无邪的儿童游戏或对于异性奥秘的羞涩窥视，那么此时，当这个混血儿后裔过早地进入春情骚动期之后，他对于女性的爱欲如火山岩浆，不断迸发，不可遏止，给他带来无尽的欢乐和无穷的苦恼。他日后所写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有一节回忆了这段时间的感受：

那时……当我初次留意
娇美少女活生生的特征，
青春的激情使我热血沸腾。
于是我陷入无望的痛苦，
任炽热的梦境欺骗、磨折，
我到处寻找她的踪影，
将她百般思念，满怀柔情蜜意，
整天期待那短暂的约会，
饱尝隐秘痛苦的幸福滋味。^②

普希金初次留意其异性特征的少女是谁呢？恐怕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楚。她可能是莫斯科的某个贵族小姐或少妇，可能是皇

^①参见普欣《关于普希金的札记和日记》，34页，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89年版。

^②译自《普希金文集》第四卷，484页，莫斯科，国立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

村学校某个同学的姐妹或皇宫的侍女，也可能是彼得堡倚门卖笑的娇娃。可以认为，他是留意到女性活生生的特征亦即性征之后才如饥似渴地主动追求她们的，但那第一个让他性觉醒的女子（比如叔父的情妇）倒未必能俘获他的感情。

据特罗亚称，普希金的初恋对象是一个名叫娜塔丽娅·维克多罗夫娜·科丘别伊的伯爵小姐。虽然当时他们只在1812—1814年的夏天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她的情影却长期萦绕在他的脑际，不时引发他的诗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后世争论亦多，拟在本章之后专门讨论。

从普希金的诗作本身并结合当时的有关文献来分析，他在皇村学校的6年中衷情的第一个女性应当是女演员娜塔丽娅，虽然开始与她交往的时间是在1813年，比认识科丘别伊小姐晚得多。娜塔丽娅是住在皇村的贵族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团的演员，普希金传世作品中最早的《致娜塔丽娅》就是写给她的。这首诗的第一段称她为“女祭师”。在俄文中，此指献身于艺术的女性，兼有轻佻女人的含意。从当时人的记述来考察，普希金在皇村结识的女演员名叫娜塔丽娅者仅此一人。

普希金在这首诗中承认：“我还是第一次迷恋于女性的美色。”^①这种迷恋是性意识真正觉醒之后的青春之恋，与孩提时代的“早恋”大不一样，虽然二者都可能刻骨铭心，不齿没忘。

普希金1815年写的《致年轻的女演员》一诗，不少研究者认为也是献给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团的娜塔丽娅的，并因该诗讽刺女演员演技拙劣而推测娜塔丽娅令普希金倾心的只是其美色，而非其演技。为了使这一论断站得住脚，有的作者还将两诗的写作时间挪到同一年（1814）。^②

①见《普希金文集》第一卷，212页。

②见特尼亚诺夫《普希金》（上册），45—46页。

我认为，《致年轻的女演员》的奉献对象很可能不是托尔斯泰伯爵家庭剧团中的娜塔丽娅，而是另一个人。因为：第一，从1813到1815年这几年间，普希金完全有可能到别的地方（比如彼得堡）看戏，留意到别的女演员；第二，本诗中，普希金对女演员的态度不仅是打趣，而且是讥讽和调戏，与《致娜塔丽娅》的诚挚迷恋大不相同。虽然普希金青少年时代朝三暮四，但他在感情上只有冷热的变化，对于他初恋的姑娘，即使爱情消失了，感情淡漠了，他也不致于去挖苦讽刺她，虽然有时为了在别人面前撑面子，会说一些违心的话（比如对后来的情人凯恩）。

普希金在皇村钟情的第三个娜塔丽娅，是皇后的女官沃尔孔斯卡娅的侍女。娜塔丽娅的爱称是娜塔莎，普希金1814年的著名情诗《致娜塔莎》就是写给她的^①。这首诗有好几种中文译本，我最喜欢戈宝权所译者。30余年来我对该诗情有独钟，因冒昧重译一过：

美丽的夏天枯萎了，枯萎了，
明朗的日子飞逝过去；
沉沉夜色的暗影之中
渐渐铺开阴霾的雾气；
肥沃的田野一片荒芜，
喧闹的溪流已被冻僵，
繁茂的林木日渐斑白，
连苍穹也显得惨淡无光。

娜塔莎，我的爱人，你在哪儿？
为什么谁都没有看见你？
你难道不想同你的心上人

①查良铮译本将此诗归于1815年，不知何据。

共同分享这美好的时光？
无论是在涟漪泛起的湖上，
还是在芬芳的菩提树下，
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
我都不能与你相会。

匆匆而来的寒冬
很快就要将树林和田野造访，
烟雾腾腾的茅舍里
柴火很快就会燃得通亮。
我将看不见我的美人儿，
犹如紧锁笼中的黄雀
在屋里痛苦忧伤，
把娜塔莎不住地怀想。^①

在这首诗中，真切的恋情、痛苦的思念与深沉的悲秋情怀融为一体，显露出普希金情诗的一大特征。无论是多情、怀春的少男少女，还是曾经沧海的老翁老妪，有谁在诵读此诗时能不作者同洒凄苦而甜蜜的清泪？

顺便提一下，我认为普希金 1816 年的另一首悲秋色彩同样浓的情诗《秋晨》也是为娜塔莎写的，虽然有的学者把它归到后面将要谈及的巴库尼娜名下。^②

当然，这种悲秋并非无病呻吟，而是缘于真情实景。当时，皇室每年都要到皇村消夏，秋天到来时即回彼得堡。那时，随侍及仆从等也要同去。因此，普希金在秋天与娜塔莎离别后，要想见到她，必须熬到第二年夏天。而到那时，普希金或许已另有新

①译自《普希金文集》第一卷，249 页。

②特尼亚诺夫认为，《黛利亚》和《给黛利亚》二诗也是献给娜塔莎的。